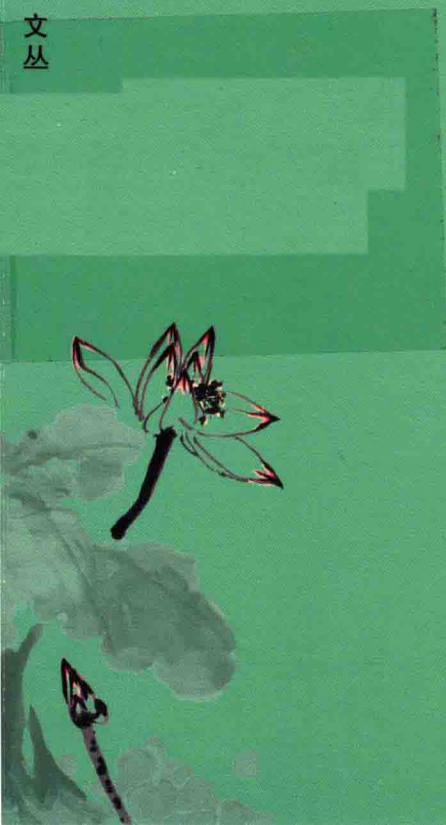


「锐眼  
撷花」  
文丛

野莽 主编

# 春风三柳

聂鑫森 著



鲁迅文学奖 老舍文学奖 百花文学奖 庄重文文学奖得主携手

十部有筋骨、有思想、有温度的口碑力作

对传统行当的描绘流溢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在柴米油盐的碰撞中折射出坚韧的温暖的力量

 中国言实出版社

「锐眼撷花」文丛

野莽 主编

# 春风三柳

聂鑫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春风三柳 / 聂鑫森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9.10  
(“锐眼撷花”文丛 / 野莽主编)  
ISBN 978-7-5171-3206-6

I . ①春… II . ①聂…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0237 号

出版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胡 明  
责任校对: 史会美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竹 子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87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171-3206-6

山花为什么这样红  
——「锐眼撷花」文丛总序

在花开的日子用短句送别一株远方的落花，这是诗人吟于三月的葬花词，因这株落花最初是诗人和诗评家。小说家不这样，小说家要用他生前所钟爱的方式让他继续生在生前。我从很多的送别文章里也像他撷花一样，选出十位情深的作者，自然首先是我，将他生前一粒一粒摩挲过的文字结集成一套书，以此来作别样的纪念。

这套书的名字叫“锐眼撷花”，锐是何锐，花是《山花》。如陆游说，开在驿外断桥边的这株花儿多年来寂寞无主，上世纪末的一个风雨黄昏是经了他的全新改版，方才蜚声海内，原因乃在他用好的眼力，将好的作家的好的作品不断引进这本一天天变好的文学期刊。

回溯多年前，他正半夜三更催着我们写个好稿子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次对他的印象，当时是好笑的，不料多年后却把一位名叫陈绍陟的资深牙医读得哭了。这位牙医自然也是余华式的诗人和作家：

“野莽所写的这人前天躺到了冰冷的水晶棺材里，一会儿就要火化了……在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些文字，这的确就是他，这些故事让人忍不住发笑，也忍不住落泪……阿弥陀佛！”“他把荣誉和骄傲都给了别人，把沉默给了自己，乐此不疲。他走了，人们发现他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可爱。”

水晶棺材是牙医兼诗人为他镶嵌的童话。他的学生谢挺则用了纪实体：“一位殡仪工人扛来一副亮铮铮的不锈钢担架，我们四人将何老师的遗体抬上担架，抬出重症监护室，抬进电梯，抬上殡仪车。”另一名学生李晔接着叙述：“没想到，最后抬何老师一程的是寂荡老师、谢挺老师和我。谢老师说，这是缘。”

我想起八十三年前的上海，抬着鲁迅的棺材去往万国公墓的胡风、巴金、聂绀弩和萧军们。

他当然不是鲁迅，当今之世，谁又是呢？然而他们一定有着何其相似乃尔的珍稀的品质，诸如奉献与牺牲，还有冰冷的外壳里面那一腔烈火般疯狂的热情。同样地，抬棺者一定也有着胡风们的忠诚。

一方高原、边塞、以阳光缺少为域名、当年李白被流放而未达的，历史上曾经有个叫夜郎国的僻壤，一位只会编稿的老爷子驾鹤西去，悲恸者虽不比追随演艺明星的亿万粉丝更多，但一个足以顶一万个。如此换算下来，这在全民娱乐时代已是传奇。

这人一生不知何为娱乐，也未曾有过娱乐，抑或说他的娱乐是不舍昼夜地用含糊不清的男低音催促着被他看上的作家给他写稿子，写好稿子。催来了好稿子反复品咂，逢人就夸，凌晨便凌晨，半夜便半夜，随后迫不及待地编发进他执掌的新刊。

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等可乐的事。在没有网络之前，在有了

文学之后，书籍和期刊不知何时已成为写作者们的驿站，这群人暗怀托孤的悲壮，将灵魂寄存于此，让肉身继续旅行。而他为自己私定的终身，正是断桥边永远寂寞的驿站长。

他有着别人所无的招魂术，点将台前所向披靡，被他盯上并登记在册者，几乎不会成为漏网之鱼。他真有一双锐眼，撷的也真是一朵朵好花，这些花儿甫一绽放，转眼便被选载，被收录，被上榜，被佳评，被奖赏，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于全世界。

人问文坛何为名编，明白人想一想会如此回答，所谓名编者，往往不会在有名的期刊和出版社里倚重门面坐享其成，而会仗着一己之力，使原本无名的社刊变得赫赫有名，让人闻香下马并给他而不给别人留下一件件优秀的作品。

时下文坛，这样的角色舍何锐其谁？

人又思量着，假使这位撷花使者年少时没有从四川天府去往贵州偏隅，却来到得天独厚的皇城根下，在这悠长的半个世纪里，他已浸淫出一座怎样的花园。

在重要的日子里纪念作家和诗人，常常会忘了背后一些使其成为作家和诗人的人。说是作嫁的裁缝，其实也像拉船的纤夫，他们时而在前拖拽着，时而在后推搡着，文学的船队就这样在逆水的河滩上艰难行进，把他们累得狼狈不堪。

没有这号人物的献身，多少只小船会搁浅在它们本没打算留在的滩头。

我想起有一年的秋天，这人从北京的王府井书店抱了一摞西书出来，和我进一家店里吃有脸的鲈鱼，还喝他从贵州带来的茅台酒。因他比我年长十岁，我就喝了酒说，我从鲁迅那里知道，

诗人死了上帝要请去吃糖果，你若是到了那一天，我将为你编一套书。

此前我为他出版过一套“黄果树”丛书，名出支持《山花》的集团；一套“走遍中国”丛书，源于《山花》开创的栏目。他笑着看我，相信了我不是玩笑。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把双唇向两边拉开，让人看出一种宽阔的幸福。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履行着这件重大的事，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一具倒下的先驱，同时也鼓舞一批身后的来者。唯愿我们在梦中还能听到那个低沉而短促的声音，它以夜半三更的电话铃声唤醒我们，天亮了再写个好稿子。

兴许他们一生没有太多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著在我们的著作中，他们为文学所做的奉献，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愿做和能做到的。

有良心的写作者大抵会同意我的说法，而文学首先得有良心。

野莽

2019年9月

## 目 录

- 001 荷风居记
- 010 密码
- 021 羞辱
- 027 一城黄梅雨
- 038 因缘
- 056 早熟
- 071 风雪夜归人
- 085 春风三柳
- 100 垂钓死湖
- 110 火光冲天
- 124 户口
- 139 薄胎瓷、青铜鼎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 157 逍遥游
- 161 鲜于先生汤

- 166 莽莽大森林
- 182 “石膏廉”
- 190 草医
- 201 蝈蝈儿叫唱的时候
- 214 偷月亮菜的时候
- 219 如梦令
- 230 午夜后的舞会
- 241 烧炉
- 246 虎啸震千山
- 251 靖康通宝
- 256 借眼
- 260 鱼桌
- 264 摸一摸小猫的屁股
- 306 后记 怀念何锐兄

1

在楚地湖南，湘潭算得上是一座古邑名城，历朝历代，经济与文化都是极为兴盛的。豪商大贾、显宦政要以及文化名流，在这里忽聚忽散，也就成了常事。有地位有钱财有名声的本地人士，自然是要建造园林以作休憩的，故城里城外，有着许多座令人艳羡的私家园林。

远的不说，自清代以来，如乾隆时号称“湖南第一诗人”张九钺的“陶园”，光绪进士赵启霖的“思古堂”，清末名儒王闿运的“湘绮楼”，先为保皇党后为共产党员的杨度的“杨庄”，民国时大富商伍舜卿的“伍家花园”，丹青大师齐白石的“寄萍堂”，名教授黎锦熙的祖屋“诵芬楼”，还有先是军统头目后起义归向人民的沈醉的祖屋“沈家大屋”……呵呀呀，数都数不过来！

这些园林，或立或毁，或兴或衰，莫不与时世相关，概莫能外。

城中的私家园林中，最可艳羡者是沈一夫的“荷风居”。

荷风居地处城西陶公桥之侧，又高又厚的青砖围墙隔出一大片幽静，尘嚣之声不可逾越。园中有一个人工挖掘的湖，约四亩许，尽植莲荷。水自不远处的湘江引来，鲜活活的，终年不断。

湖中筑了一座规模不小的亭台，两层，高四丈，重檐八角攒尖顶，底层有回廊。亭内有旋梯可达顶层，倚栏赏荷，心旷神怡。主人题为：集芬亭。岸与亭相连的是一条木质廊桥，上有顶盖，下面一拱连一拱，极雅致，名叫彩虹桥。湖岸杨柳依依，时有莺声鹂语鸣响其间。园的后半部，曲径通幽，假山重叠，亭楼数处；四时花卉，长开不败，皆可入诗入画。

荷风居以“荷”而得名，所以能到斯处来赏荷，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五月看新荷，先是初生之叶狭小，不能出水，称为“钱叶”，水中一点一点的绿晕，朦朦胧胧，很有意思。尔后所生之叶变大，蹿出水来，平浮于水面的叫“浮叶”，挺出水面的叫“立叶”，立叶好看，如一个个小巧的碧玉碟儿，装盛着如许的清新与鲜活，在微风里颤颤的，似乎不胜娇羞。七月看“荷澜”，碧澄澄如波澜一般，红的白的荷花，或亭亭直立，或摇曳横斜，便能体会到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句的妙处。到深秋，朔风顿起，荷盖枯凋，荷梗呈褐黑色，满湖交错凸现出无数有弹性的线条，又别有一番风味，这叫作赏“残荷”。残荷自有好看处，更绝的是来一场稀疏的秋雨，雨点打在残缺的荷盖上，别有韵味，怪不得古人会说“留得残荷听雨声”。

荷风居是沈家好几代的物业。沈家在城中是名门大户，祖上做官入仕的不下十人。

如今的主人叫沈一夫，字觉之，自号荷痴。四十多岁，瘦矮个，窄脸，蓄着短须。家眷、童仆有十数人，一夫虽终日闲闲，却衣食不愁。乡下有良田百亩，足以提供全家的费用。遇着荒年，租米无法收上来，他决不催逼，一概免了，自己去向好友暂借应急。

一夫能诗，能画，更能书法。他的字隶、楷相参，很得《泰山金刚经》石刻原拓的神韵。他的字画不卖钱，纯属怡神养气之用。园中各处的匾额、楹联，皆自作自书，然后请人去雕刻。集芬亭的楹联云：“千朵荷花三尺水，一湖明月半亭风。”他的书房不厌斋的联语是：“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意思好，字亦好，可称双璧。他的每幅画，“主角”大多是荷，各个时序的荷皆画得得心应手，大泼墨写意，不着其他色，浓淡干湿，笔墨顽拙老辣，有徐青藤之风。他有一方“荷痴”的田黄印，却不轻易钤，钤此印的必是极有神韵的佳作。

城中人都知道一夫是个高士，很敬仰他。凡到这地方来做官、游玩的名流，首先想到的是要拜访他。一年之中，一夫也要宴请几次宾客，赏新荷，赏荷花，赏残荷，请的人大都是一些能书能画能诗的饱学之士——做官的也请，但必须精于此道，否则不请。

一夫的家宴很有特点，他对烹饪颇有钻研，菜、饭全与“荷”有关——他和厨子常于暇时，在这上面作许多探究。

荷花可以入馔。采鲜嫩的荷花，煮熟细捣，和以米粉，加上白糖，煮熟而成“荷糕”。又有“荷饭”，用荷花和饭同煮，入口芳香沁肺。荷叶用来煮粥，香清佳绝。

至于做菜，也多用荷叶做辅助材料。用荷叶包裹鱼块做“裹鲈”，还有“荷叶蒸肉”“荷叶包鸡”之类。莲子做“莲子羹”，水极滚时，入锅易烂而松腻。“蒸藕”也极有特色，将蜂蜜灌入藕孔，封住，蒸熟后吃……

他赏荷、画荷、餐荷，是名副其实的“荷痴”。

他对仕途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喜欢一身闲闲，悠悠然地打发日子。

2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气焰嚣张，欲将中华大地一揽怀中。城中忽驻下国民党的一彪人马，师长文一尊令马弁送来了名片，说是午后来荷风居叩访。名片后面写着一首小诗，聊表崇仰之意，但只是文从字顺而已，既无诗情也无画意。

一夫出于一种常规的礼性，便决定见见他。

午后，文师长长衫礼帽，乘一抬小轿而来。他没有着戎装、佩枪械，显出一派儒雅，这点令一夫心安。

“荷翁，久仰，久仰。”

文师长竟不是赳赳武夫模样，有些文弱，尤其是这一声“荷翁”，又使一夫添了几分欢悦。

4个马弁立在文师长身后。

一夫请他们一起去小坐、喝茶。

文师长却对马弁一挥手，说：“你们先回去。荷翁是个雅士，不喜尚武之人。我们还要谈一阵，你们不必来接。”

马弁回去了。

他们一路揖让着走进了集芬亭。

正是盛夏，一湖碧翠，数枝红、白荷花点缀其间，真如画图。清风扑面而来，襟袖生凉，满座溢香。

仆人端上自家制作的“荷花香茶”及“荷糕”之类的点心。

两人谈得很投机。

为了佐兴，他们又对起了对联，约定以园中景物及此时心境为题。文师长哈哈大笑，请一夫出上联。

一夫略略沉吟后，说：“柳绿三春色。”

文师长即刻答道：“军威八面风。”

“……不错。”

“过奖。”

“纤尘不染。”

“好将难求。”

“一栏花气还熏。”

“无处角声不到。”

“兴发旧醅何害醉。”

“兵成妙阵亦堪书。”

几个来回之后，一夫觉得有些煞风景，怎么全是刀兵之象呢？心想：毕竟是行伍出身！

文师长喝了口茶，故作谦逊之状，说：“弟不才，认输了，认输了！”

几日后，文师长又让几个马弁抬来一副紫檀木雕镂的联语，是赠给集芬亭的。联语云：“四面绿荫托红日，三更画船穿藕花。”

陈词滥调，俗字也是文师长写的，横如枪，竖如戟，一派霸气，为书家之大忌。

一夫从不喜欢别人为自己的园林景物作联、刻木，以为是看不起他。迟疑了一阵，才按住火气，收下了。叫人用麻绳把这两块长木板，胡乱绑在集芬亭的另两根楹柱上。

文师长隔几日便要来谒访一次。

不作诗，不谈文，七弯八拐地向一夫打听，建一座这样的园子需多少钱，城中是否还有这样的园子可以出让？言语间分明传达出某种暗示，想让他把荷风居拱手相送。笑话！可耻！

一夫越来越腻味他，稍坐一会，便推辞说一向身有小恙，恕不久陪，委婉地催客。

文师长只好悻悻地告辞。

文师长隔了好些日子没有来，一夫很高兴。他希望他永远不要来。

素来清幽可人的荷风居，忽地变得喧嚣起来。

时有士兵在园子外面试马、操练，口令喊得山响，一派杀伐之气。

一夫只好致函文师长，请他关照关照。文师长竟不作答，一切依然如故。

到街上去买菜的厨子，毫无理由地被两个喝醉了酒的士兵打伤。这使一夫很恼火，觉得太伤脸面，便到县衙去告了一状。这是准备去抗日的部队吗？无事生非，扰民侵民，可恨！县长曾是一夫父亲的门生，答应速告文师长，请他处置。

第二天下午，文师长全副戎装，领着一队马弁，把那两个士兵绑了来，押跪在集芬亭前。

“文师长，区区小事，算了，只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即可。”一夫说。

“不行，不重重处罚，人家会笑我治军无方。”

文师长命令马弁，用皮鞭轮番抽打那两个士兵。一鞭下去一道血印，两个士兵放肆痛嚎起来。

文师长横眉竖眼，大声吼道：“给我着实打，打！”

这皮鞭，这血，这惨叫，一夫几曾见识过？

“文师长，算了。真令我目不忍睹。”

文师长依旧不肯罢休，铁青着一块脸。一夫这才知道，文师

长是故意叫他难堪。这皮鞭分明一下一下抽在他的身上、心上，痛得他难以自禁。

末了，文师长一声冷笑，朝一夫拱一拱手，说一声：“荷翁，得罪了。”便领着人急奔出门去了。

不知是文师长故意放纵，还是士兵们对沈府有了积怨，寻衅闹事者时或有之。收捐派款的名目，也越来越多，令一夫招架不住。

有一回，一夫被逼急了，便将文师长赠送的那两块紫檀木板雕镂的楹联，交付来收捐派款的人，以示抗议，说是“名人手泽，价值连城，尽可以作个抵押”。

### 3

转眼到了深秋。

湖里的荷莲凋残了。

一夫忽叫人到城中各处分送请柬，邀约各方名流前来夜赏残荷。

酒宴设在集芬亭的顶楼上。

园中各处张灯结彩，一派辉煌。

亭子四角挂着大红宫灯，宴桌的中央，用银盘托起烛架，红烛高燃，喜气洋洋的。

湖中的残荷之间，隔一段距离停泊一只小船，船头船尾有人高举灯笼火把。一湖火光，荷影相叠相重，摇曳变幻，极为壮观。

文师长也持帖前来。他大大咧咧坐在一夫的身边。

一夫端起酒杯，缓缓地说道：“各位践约前来寒舍，一夫不胜感激，聊备薄酒素馔，以助雅兴。夜赏残荷，为荷风居一大盛事，岂能无诗？敬请各位引觞咏怀。”

酒好，菜好，诗亦好。有作绝句、律诗的，有作小令、长调的，状景抒怀，异彩纷呈，俨然兰亭遗韵。

一夫目光冷峻，吟了一首《临江仙》词：“欢吟渐随流水，俊游暗惜华年，只将乐事忆从前：画船箫管夜，清秋赏荷天。烽火灼焦北宇，家园破碎堪怜，楼台花事已萧然。数行归雁远，何处角声寒。”

夜渐深。

今夜独独没有月亮。

文师长很少说话，轮到他作诗时，淡然一笑：“文某识浅才薄，不能倚马而待，认罚三杯。”

一仰脖，哗啦啦灌下去三大杯酒。

诗也做了，酒也喝尽兴了。一夫忽然站起来，说：“国难当头，日寇进逼，谁还可保住一个园子？更可惜的是敌氛未到，此园已不可保了。先祖建此园时，曾写过一篇《荷风居戒子孙记》，中有句云：‘鬻吾园者，非吾子孙也，以园中一草一木与人者，非佳士也。吾百年后，园欲为权势所夺，则毁之而泣告先人，此吾志也。’今园林难保，遵先祖所嘱，将其破毁，虽痛不堪言，亦不失为了一件快事。”

遂离席步到栏杆边，击掌三声，园中各处立刻沸腾起来。

湖中小船上的人，将舱中柴草抱出，堆在荷梗上，放起火来，霎时浓烟滚滚，火焰上蹿，映红了半边天。

有人用阔斧砍倒湖岸的柳树，有人用铁棍撬倒假山，有人用砍刀将桥栏、亭联尽数劈断。后院那边亦传来斧、凿之声，宛若是一个工场。这些人都是一夫雇请来的。

众皆愕然。